

《海上生民乐》欧洲巡演载誉回沪

演出很成功，但汤沐海表示“不满足”

■本报记者 吴钰

日前，结束了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四国八城为期20天的巡演后，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上海民族乐团，将巡演音乐会版《海上生民乐》带到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巡演为乐开了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德国易北河爱乐音乐厅等新舞台，并首次以纯售票形式在海外获得市场口碑丰收；无论到哪个国家，听众反应都是一样的由衷、热烈；性格外向的听众坐在台下比音乐家们还激动，内向的观众演出结束后也争相签名、合影。

巡演回来，汤沐海直言还有很多“不满足”：作曲探索、乐手能力、乐器改革一环扣一环，民乐必须从各领域探索艺术新高度，才能打动“身经百战”的观众。

当热闹噱头过去，希望更多中国作曲家来关心民乐

《海上生民乐》曾作为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2016年首演，而此次呈现的欧洲巡演音乐会版，是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创作原创曲目又一番“脱胎换骨”。

“过去民乐大呼小叫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西方音乐界越来越挑剔的耳朵。传媒如此发达，想了解什么文化的音乐网上都能找到，二胡、扬琴西方都听过了，现在连电子琴都可以模仿民乐，怎么办？民乐不能再仅是个噱头、新奇、要



《海上生民乐》音乐会版结束欧洲四国八城巡演后首度回归上海演出。(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回到音乐本身。”谈到对《海上生民乐》的改编思路，汤沐海透露最初的舞台呈现融合了舞蹈、电声等跨界艺术，多媒体技术精致的舞美设计是一大亮点；但在欧洲巡演时，这些“包装”都被舍弃了。

在携上海民族乐团出国演出前，他委托作曲家反复重新修整，提升作品的艺术含金量。“有些作曲家很忙，没时间精工细作打磨作品，我就在排练的时候再修整。”

从艺40年，汤沐海从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声、曲式、结构中汲取精髓，运用到中国民乐的处理改编中；“大部分民乐作品都以热烈响亮的合奏结束，但我把个别曲子的结尾改成了温柔的轻

声，如取自《紫竹调》的《江南》，拉一个简单的长音，三个独奏乐器对话呢喃。”灵动的笛声，仿佛田间地头清新的露珠，又如柔情缠绵的小桥流水、繁华都市闪烁的霓虹，荡漾着江南独特的风情与活力——回到上海之后，这样的处理让熟悉《紫竹调》的上海观众也屏息凝神。

该版本的民乐在欧洲巡演时首次通过海外网络直播的形式“圈粉”无数，让观众“如醉如狂”，也突破了西方音乐界对中国民乐的既有印象。汤沐海呼吁未来能有更多中国作曲家为民乐多作贡献。

汤沐海认为，当下中国音乐家的职责就是帮助民乐走出去，闪耀于世界舞台，弘扬文化自信。比起理论分析，民乐需要打磨更多精品力作，让世界明白了什么是中国民乐，民乐在艺术上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目前熟悉西方管弦乐方法的作曲家对民乐的关心较少，汤沐海呼吁未来能有更多中国作曲家为民乐多作贡献。

弹拨乐的编制越来越少，反映的是民乐界普遍存在的误区

在上海演出前的一场排练结束后，

汤沐海特别留下了弹拨乐声部，加练《海上生民乐》节目单上的一首特别曲目：弹拨乐合奏《冬虫夏草》。该曲节奏复杂、技法高超，更需要演奏者们无缝配合，难度不小。

弹拨乐是中国大型民族乐团中独有的声部，西方交响乐队中没有这样的编制。但相比吹奏和拉弦乐器，目前国内大型民族乐团弹拨乐的演奏者演奏技能普遍较弱。近年来弹拨乐在乐团中的地位变化令不少业内专家忧心忡忡：“不少民族乐团里扬琴、柳琴几乎消失了，琵琶只有三个，被裹在了弦乐中。”

指挥家、作曲家朱晓谷曾对记者表示：“除了上海民族乐团还保留了七八个琵琶，国内其他民族乐团的弹拨乐编制越来越少。”

这是民乐界目前普遍存在的误区：被动模仿西方管弦乐队的形制。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在创作和形式上绝不能简单模仿交响乐，而是要发挥中国民族乐器的特性，体现中国艺术的创新创造和对世界音乐的贡献。

汤沐海表示，上海有丰厚的江南文化底蕴，对民族音乐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视。但好作品要跃升为经典，也并非朝夕可成。演奏家也要用不同风格去演奏作品，才能鉴别创作的成色，找到属于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的和声。

“大多数民族乐器相比西方管弦乐器，构造简单一些。比如小提琴有四根弦，音域能横跨四个八度；二胡只有两根弦，音域和音量就小得多。”汤沐海

提到，西方乐器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有无数工匠、学派、家族花尽心血，乐器质料、形制不断探索创新，才有如今完整、宏大的管弦乐队音响。

单一乐器音域有限，汤沐海就对民族乐器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专多能”：“比如专研二胡，但也要会京胡、板胡、高胡、中胡……拿起来就能演奏。西洋乐器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比较成熟，民族乐器改革一时无法迅速推进，就需要民乐演奏者投入比西洋乐演奏者更大的精力。”

中国观众对作品耳熟能详，如何征服他们是对艺术家更大的考验

提到汤沐海，通晓西方古典音乐的观众都熟悉他在伦敦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法国国家乐团等世界著名乐团的指挥经历。但民乐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亚于西方的管弦乐。

“1973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当时提倡开门办学、去农村山区采风，我也上井冈山写过作品。虽然是西洋管弦乐的作曲法，但在采风内容上，当时民乐地位更高。”回忆起上海音乐学院的求学生涯，汤沐海认为这段学生经历让他坚信中国民乐和西方经典同样有价值，不存在孰轻孰重。他从来不认为民乐在音乐的主流之外。

在随小泽征尔、卡拉扬、伯恩斯坦等指挥大师学习工作后，汤沐海没有割断与民乐的渊源，时常在上海、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指挥民乐乐团的演出，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热情追捧。

汤沐海郑重地说，比起在欧洲演出，上海让他有一份更重的责任感：“在西方，我很有信心让听众集中注意倾听。但中国观众对作品耳熟能详，艺术家如何进一步传播、发扬民族音乐？要用更大的毅力和表现力呈现更精彩的作品。民族的魂在艺术里，我们要让听众听见民乐美在哪里，让美好的音乐滋养人们的精神世界。”

为演好《画魂》的潘玉良，巩俐曾向她拜师

“薪火相传——任丽君作品展”举办，150件作品展现画家“画魂”



任丽君《长江——中华的荣耀与希望》工作稿，1982年。这是地为当时十六铺客运站新候船大厅三层楼高的壁画而起稿设计的。

■本报记者 范昕

26年前，为了拍摄电影《画魂》，演好传奇女画家潘玉良，巩俐曾经深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一位女画家的画室，拜师学艺，体验生活。狭小的画室里，巩俐从绷画框、握笔调色等基本功开始，接近油画创作的全过程，也感悟潘玉良单薄的身躯迸发的创作热情。没过多久，她绷画框的手势俨然熟练工，握起笔来有模有样。

当年，手把手教巩俐画画的女画家，是任丽君。

近日，“薪火相传——任丽君作品展”于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展览现场，一本泛黄画刊刊登的任丽君与巩俐在画室的若干合影，揭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然而，展厅转上一圈，更令观众惊叹的，还是展览的主角——71岁的任丽君，以及展览所呈现的她在各个时期创作的总计150件艺术作品。

这些年，任丽君“藏”得太好了。她一门心思画画，并不热衷于办展。她的画也与自己绝缘，除了美术馆收藏外都留在自己身边。艺术创作带给了她真正的富足和快乐。这是属于她的“画魂”，在艺术市场火热的今天格外令人感慨。而此次展览，像是上海油画雕塑院颁发给她的“终身荣誉”。

任丽君1964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孟公望等一批老艺术家。此后，到油画大家俞云阶家中拜师学艺、去延安劳动以及在北京空政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的经历，都给了她的艺术以别样的滋养。任丽君进入上海油画雕塑院，是在1976年。最初几年，她凭借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主题性绘画，在画坛崭露头角。1982年为当时十六铺客运站新候船大厅起稿设计的壁画《长江——中华的荣耀与希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幅壁画气势磅礴，以川流不息的江水融汇了长江流域的变迁，足有三层楼高，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丙烯壁画。当年的客运大厅今天已不复存在，此次展览展出了任丽君当年的设计稿，以及当年记录任丽君趴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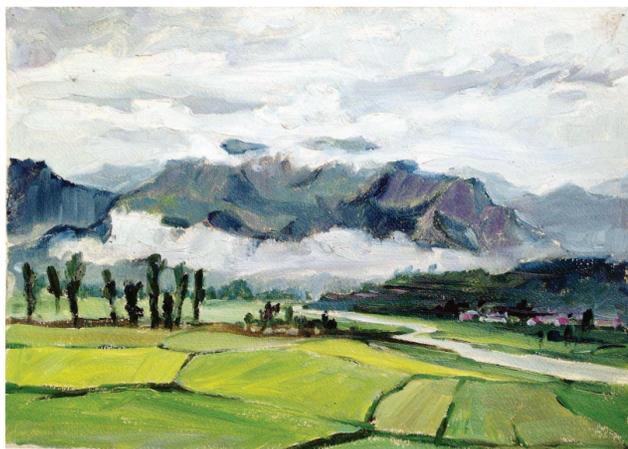
层楼高的脚手架上创作情形的报刊资料。展厅中央高2.57米的油画《复旦——纪念圆明园被焚120周年》，同样是任丽君创作生涯中不容忽视的作品。画面中，洛可可式的石柱前，两位学生打扮的女性一人低头沉思，一人仰望将来，洒进画面的一缕阳光格外醒目，这束光似乎代表着希望。画面传递着振兴中华的美好寓意，也引人思考新一代青年如何面对新的历史责任。当时这幅画激起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

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任丽君的画风几经转变。“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泰戈尔的这句话，被任丽君视为创作上的座右铭。她孜孜以求的总是突破与创新。

1983年，罗马尼亚画家巴巴来上海展览。当时，任丽君带着一张临摹证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临摹一张小画，由此掌握巴巴的艺术技法和处理方式。没过多久，任丽君去大凉山写生，画了一幅《布拖姐妹》，深沉又略带压抑感的风格正来自对于巴巴的借鉴。

正当这一风格的创作在任丽君笔下日趋纯熟之时，她却悄悄转了方向。她笔下的人物开始夸张变形，画面的装饰感也在慢慢增强——克林姆特是当时任丽君找到的又一位“老师”，油雕院大量的进口画册开阔了她的眼界。且看她的《针线线线皆投入》《生活在远方》，尽管带着主题创作的基调，表现内容和手法却都趋于这样的个人化尝试。

渐渐地，任丽君在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地区的采风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她坦言：“那种脚踏实地的美，原生态的朴实，打动了我。”她常常以少数民族女性作为画中主角。这些女性往往有着宽厚圆润的臂膀，让人不禁联想起“地母”的力与美。《橄榄坝的姐妹》《沐浴》《佤族妇女》《午后》《摘葡萄》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画面斑斓的色彩，甚至大红大绿的冲撞，赋予画作别样的张力。任丽君用意念中的色彩捕捉阳光，也捕捉阳光洒落在林边、谷场、果木丛中丰腴妇女的额头、胸颈、花裙上的光斑形成的色彩流动……那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美的呼唤。



任丽君四川大凉山写生作品。



1992年，任丽君（左）和巩俐在画室。

(均资料图片)

文汇报评

来来来，干了“简史”这碗鸡汤

卫中

近日有消息，出版过畅销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将于今年8月推出他的新作《今日简史》。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这本被许多读者寄予厚望的著作恐怕有沦为“鸡汤”的可能。

2012年，尤瓦尔·赫拉利推出《人类简史》，一经上市就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2014年，该书的中文版上市，引起学术界和公众的兴趣，特别是一些互联网界人士，认为书中许多内容对下一代互联网商业有指导意义。

而在之后出版的《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一种足以让所有人焦虑的预测：未来社会中，99%的人将被取代。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得工人、农民、医生、科学家、律师等职业完全被取代，甚至艺术家也将被人工智能代替，因为艺术的本质也是一种数学模式；只有类似考古学家这样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的工作，才不会被人智能取代。

如今，到了该系列的第三部《今日简史》。之所以说它有“鸡汤”的面相，就在于其中对于焦虑的贩卖更为明显和直接；而“鸡汤”的流行，本质正是贩卖焦虑。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正式向全人类兜售焦虑：人工智能成熟后，几乎所有人都将失去工作，甚至“人”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可以被操纵和改造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智人淘汰了尼安德特人等其他古人类种，成为地球的主人。现在，尤瓦尔·赫拉利暗示或明示我们：人类面临整体被

淘汰的可能，未来的世界是人工智能的。可以预见，8月份《今日简史》上市后，必将受到互联网行业的一致追捧。

不过，读者大可不必焦虑，尤瓦尔·赫拉利作为畅销书作家，奉行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原则，他的书作为普及读物了解些历史学、考古学的知识是可以的，书中的一些结论则不必当真。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求实证和逻辑，但是尤瓦尔·赫拉利经常既无实证也无推理，将自己的主观猜测当作客观事实。这种现象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比如他自创的“认知革命”理论实际上概念不清，且在学界也未达成共识；他对现代科学技术带来自然生态消亡的消极批评态度；他否认奴隶解放、女性权利平等这些历史进步的价值等等。

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是文化、自然、历史人物的个人抉择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合力的结果，西方自古就有“丢了一个钉子，灭亡了一个国家”的谚语，微小的因素改变都足以引发蝴蝶效应，导致历史的不同走向，但这也是历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生命力所在。各种“简史”“极简某某史”的出现，适应了当下社会快节奏生活的碎片化、快餐化阅读需要，但是“简史”本身传递的其实是作者的历史观，因此作者自身思维的框架性和片面性不可避免。各类“简史”通过短短几页纸，灌输给读者的往往是在历史学界尚有争议的或者缺乏史料支撑的假说，读者在阅读这些历史普及读物的时候务必要抱有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海外视点

《登月第一人》将揭幕威尼斯电影节

由美国导演达米安·沙泽勒执导的传记片《登月第一人》将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这也是继《爱乐之城》之后，沙泽勒执导的影片再度揭幕威尼斯电影节。《爱乐之城》主演“高司令”瑞恩·高斯林在片中饰演尼尔·阿姆斯特朗一角。

影片《登月第一人》根据詹姆斯·汉森的同名传记作品《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人生》改编而成，着重讲述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1961-1969年间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月者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人类在这次史上最危险的宇宙探索征途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1930年出生。2012年去世的尼尔·阿姆斯特朗是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的宇航员之一。1969年7月21日，他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也是在地球外星球上留下脚印的第一人。

“阿姆斯特朗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第一个踏上了月球，而是他战胜了在这之前的种种困难，战胜了自己。”达米安·沙泽勒说道。从已经曝光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到，影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人”前所面

临的困难和磨难，与家人的争执和矛盾。而为了真实展现火箭升空、首踏月球等震撼场面，影片中大量使用了70毫米的IMAX摄影机进行拍摄。

在接受采访时，编剧乔希·辛格曾表示，《登月第一人》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传记片，与以往“平静”的形式来讲述太空计划的电影不同，《登月第一人》会让观众有被“吓了一大跳”的感觉：“这是一部从登月者的角度来进行讲述的电影，片中至少有五场主要戏份是动作戏，到时肯定能让观众看得心跳加速。”

除了瑞恩·高斯林之外，影片的主创团队也相当强大，《冠军》中“伊丽莎二世”的扮演者克莱尔·福伊出演阿姆斯特朗的妻子“珍妮特”一角，影片制作人包括《移动迷宫》系列、《暮光之城》系列的制作人马蒂·博文和马克·戈弗雷等。

据悉，影片在电影节首映后将于10月12日登陆北美院线。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将于8月29日至9月8日举行，当地时间7月25日中午，电影节组委会将正式公布全部参赛、参展片目。(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雨编译)